

提问诸子丛书

黄坤明 主编

传统精髓·现代表达

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兼爱天下
平民圣人

提问墨子



在攻伐不断、
弱肉强食的乱世，
兼爱天下的墨子却成为
平民圣人、和平使者



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

提问墨子

兼爱天下
平民圣人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提问墨子/郭志坤,陈雪良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

(提问诸子丛书/黄坤明主编)

ISBN 978-7-208-14251-0

I. ①提… II. ①郭… ②陈… III. ①墨翟(前468-前376)—人物研究 IV. ①B22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3133号

出版统筹 孙瑜
责任编辑 黄玉婷
装帧设计 范昊如

· 提问诸子丛书 ·

黄坤明 主编

提 问 墨 子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0.25 插页 4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4251-0/B·1232

定价 58.00元

总序

黄坤明

读诸子百家书，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：善于提问。“孔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(yì)》）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。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，提问频率之高，问题触及面之广，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：都说孔子知礼，怎么还提问不断呢？面对发问，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：“是礼也！”其意是讲，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，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！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。“三十而立”后的数十年间，无论是教学弟子，还是答问友朋，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，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。在诸子中，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，用司马迁的话说，是“学者宗之”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，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。

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它会使人兴奋，使人坐卧不安，使人有索解的欲望，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。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。任何一个人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“永动机”。

我们常说，理论始于问题，科学始于问题，我们又何尝不可说，学习始于问题呢？

我们常说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，其价值也往往更大。善于提问，敢于提问，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。

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，孔子等先哲倡导的

“提问”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。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。为何不把先哲请到“前台”进行访谈呢？他们的身世如何？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？为了传播学说，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？说是学习，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？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“书本”？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？……甚至他们穿的服饰、吃的食品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、有滋有味的问题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“提问诸子丛书”。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、通俗流畅的语言、富含哲理的剖析、见解独特的解说、图文并茂的装帧、考之有据的典章、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。

2010年春于杭州

提问墨子

前言

墨子，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师级人物。“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”在当年，墨家曾与儒家并驾齐驱了好几个世纪，左右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潮流。只是秦汉以降，墨学才沉寂了下来——这一沉寂啊，就是漫漫两千余年。虽说在这悠长的岁月里，墨学仍像地火般地奔流于熔岩之中，但它被深深地窒息，浓浓地妖魔化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不少后世的专家学者为之发出浩叹，说这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大失误，要是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儒墨俱显，得失互补，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会是另一番景象，其灿烂和明丽，自非今日之情状。是啊，墨家兼爱天下之大气，墨家交利万民之豪情，墨家“赴汤蹈火，死不旋踵”之自我牺牲精神，墨家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”之治国思想，墨家反对“攻异国以利其国”之和平发展观，都是万世不变的真理啊！

目 录

总 序	1
前 言	1
第一章 以墨为道	1
第二章 兼爱天下	51
第三章 交利万民	89
第四章 强本节用	107
第五章 和平天使	127
第六章 墨学再生	145
后 记	155

墨子卷之一

親士第一

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明
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處國緩賢忘
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
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
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
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
太王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
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

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
自易而難使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
難唐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故為其
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難而免
其所惡者也夫故偏臣傳君詞下傳上君之

清一

第一章

以墨为道

“墨”含义丰富，其中的一种意思为黑色，它与大自然中的黑夜、黑暗相关联。与“墨”构成的词，大多含有贬义。人的气色晦暗，称“墨面”。刺字于脸面，称“墨刑”。玄色的丧服，称“墨衣”。不洁的井，称“墨井”。不登大雅之堂的车乘，称“墨车”。连贪污腐化、不齿于世人的官吏，也以“墨史”名之。既如此，就有理由产生这样一种怀疑，作为春秋战国之际显学领袖的墨子，真的是姓“墨”吗？如果不姓“墨”，那人们为何又众口一词地称之为“墨子”呢？

冒昧地问一句：先生您真的姓“墨”吗？世传有《百家姓》，可查不到墨姓。有学者几经考查，在您之前也没有一人姓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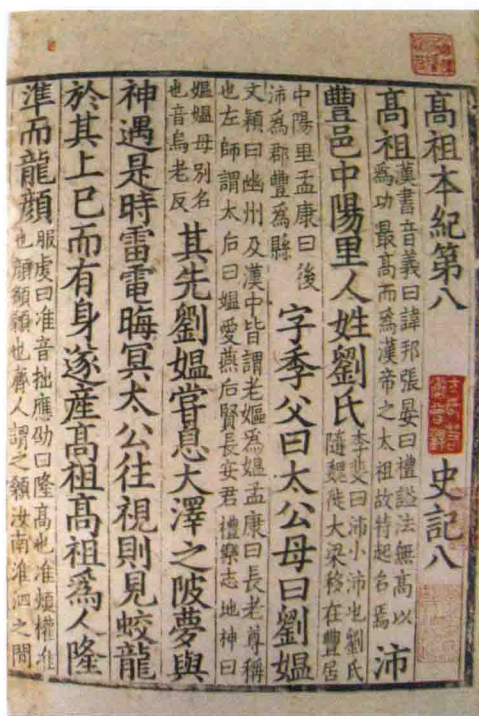


墨子像

墨子：姓甚名谁，无非是一个生命符号而已。比我稍为晚出的韩非子说：“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说：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。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他们都是学界权威，韩非子和太史公说我姓墨名翟，这是史籍上的明确记载，怎能不承认呢？我确信“墨”是我的生命符号。



《韩非子》书影



《史记》书影（宋刻本，现存上海图书馆）



如果事情那么简单，我们也就不会在姓氏问题上向先生发问了。问题是，在您身后一千多年的元代，有个叫伊世珍的学者提出了质疑，认为您并不姓墨。到了清代，学者周亮工对您所著的《墨子》一书详加考证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墨非姓也。”尔后，多数学者都认同“墨非姓”之说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很想听听先生自己的意见，可以吗？

墨子像

墨子：说实话，我只是承认“墨”是我的生命符号，而不认为是姓，打心眼里我是同意“墨非姓”说的。从最初，“墨”可能代表人的一种肤色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之中。从懂事那天起，就跟随父母学艺，在数年间，学得了一手好技艺，连大学问家惠施也说“墨子大巧”。由于我生活在“贱人”之家，常年暴露于骄阳之下，皮肤被晒得黑亮黑亮的，因此就有了“墨子”之谑称。“墨子”大约是“黑皮孩子”的意思。这样晒得黑黑的孩子也不只是我一个，苦力劳动之家的孩子大多是面目黧黑的，他们都是“墨子”。因为我黑得厉害，又常带着一大群面目黧黑的弟子出现在大众面前，所以后来“墨子”就成了对我的专称了，我自己也就默认了。



林宝《元和姓纂》书影

《元和姓纂》，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。书中有载：“墨氏，孤竹君之后，本墨台氏，后改为墨氏，战国时宋人。墨翟著书号《墨子》。”该书说到了“墨氏”，认为墨子姓墨；至于“孤竹君之后”云云，可能只是一种附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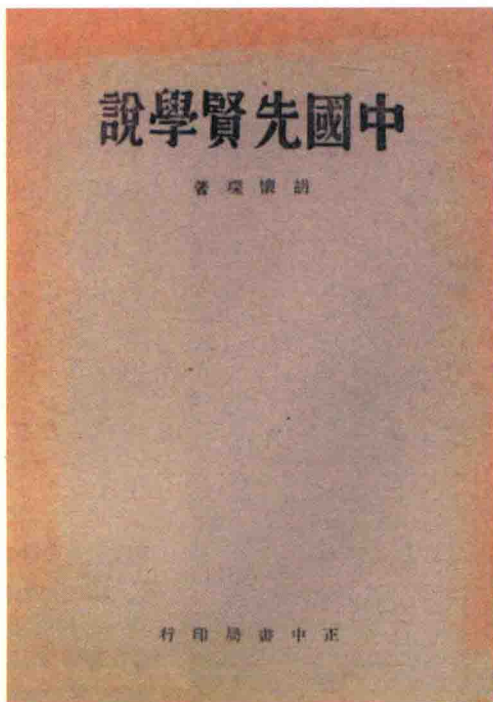
在研究您身世的过程中，有位叫钱穆的大学问家说过：“‘墨’非姓，因其人曾受过墨刑，故以为称。”（钱穆《墨子》）钱穆发其端，冯友兰随其后，也同意此说。先生，您认为此说站得住脚吗？



钱穆像

钱穆，现代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。著有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他对墨子的生平作了一番考察，认为墨子止楚攻宋时，约在三十岁。据钱穆所著《墨子事迹年表》推算，墨子享年八十多岁。

墨子：我看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，纯属臆测。“墨刑”，古代刑名之一。人如果犯了相对较轻的罪，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就会被罚当奴隶去做苦工，由于怕他们逃亡，就在他们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，并涂上黑色（墨色）。我从来没有犯罪的记录，何来处“墨刑”之经历？钱、冯两人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。还有位学者，说我是印度人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这种说法受到很多人的反驳，也是情理中的事。



胡怀琛《中国先贤学说》书影

胡怀琛，学者，撰有《中国先贤学说》《墨翟续辩》《关于墨翟问题的讨论》《墨翟为印度人辩》等论述，认为墨家之巨子相传制度，有如佛教禅宗之衣钵相传。墨家之兼爱、非攻、节用、明鬼，均与佛教所倡导的相合。《墨经》之逻辑学，即印度之因明学。面目黧黑，又与印度人肤色相合。此说随即遭到陈登原、杨宽、方授楚、童书业等的反驳。



在您的姓氏问题上,还有一种更为离奇的说法,认为“‘墨’为‘貊’之转音,或‘蛮’之转音。而‘翟’即‘狄’也,古多通用”(胡怀琛《墨翟为印度人辩》)。这样,“墨翟”转眼间成了“貊狄”或“蛮狄”,把您说成是蛮夷之人,甚至是外国人了。面对这种离奇说法,您作何感想呢?

墨子像

墨子: 这完全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式的杜撰了。“墨”音近于“貊”和“蛮”,在字义上三者并不等同。“翟”可通“狄”,并不是说“翟”一定要作“狄”解。这是文字学上最简单明了的道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奇思异想而玩文字游戏,又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来,这样做至少是不严肃的。

我要告诉后世读者的是,我姓“墨”,的确是与我和我的弟子们“面目黧黑”相关的,这是我在《墨子》一书中一再提到的。我是工匠之子,当时做工又多是露天作业,脸色岂有不黑之理?我的弟子们也多是体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之子,他们常年暴晒于太阳底下,脸膛岂有不“墨”之理?“墨子”“墨家”云云,就这样被众口一词地叫出来了。

墨子纪念馆外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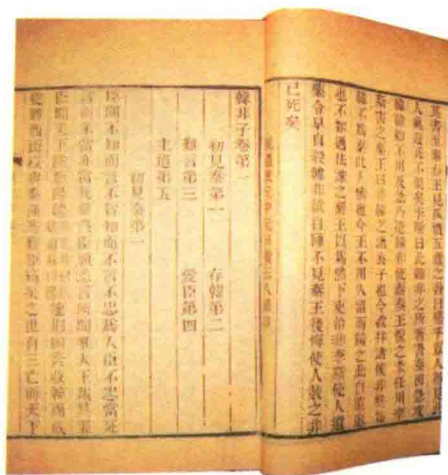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您少年时期读了不少书，作为一个读书人，总该是“白面书生”了吧，与“墨子”何干？



墨子：有钱人家的孩子读了书，就变成了“白面书生”，我可是出身于“贱人”之家的啊。起初，我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。但是，我命中注定成不了儒生。我每天还是要做家务、学技艺，做完这些杂事，再赶到学校去上学，放学后还得赶回家做杂务。这样，我就不可能成为“白面书生”，相反却成了“墨子”。

韩非像

韩非，战国时期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论家和散文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后世称“韩子”或“韩非子”。他说：“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这一说法为后世所公认，被视为定论。



《韩非子》书影

说您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的文字见于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。作者当是晚于您数百年的人，这一番话，靠得住吗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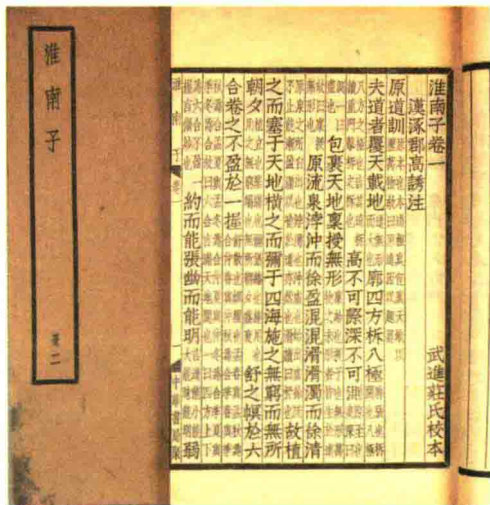
刘安雕像

刘安，汉高祖刘邦之孙。他主持编著的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中说：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，化之所至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听从墨子领导的众人，都可以不畏艰险，奋不顾身，勇往直前，这是教育感化的结果。

墨子：我以为这些话是靠得住的。作者这样认为，凭的不是个人的想象，而是我所作的《墨子》一书的相关篇章。在《墨子》一书中，放在最前面的《亲士》《修身》《所染》《法仪》诸篇，应该说是我早期的作品，甚至可以说是我“学儒者之业”时的习作，里面所表达的思想，可以说与儒家毫无二致。其中说道：“人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”（《墨子·亲士》，以下凡引用《墨子》，均只注篇名）“志不强者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，遍物不博，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”（《修身》）很明显，这些都是孔子一再宣传的儒家思想。如果我一直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，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儒，而不会成为一名独树一帜的墨者。

《淮南子》书影

《淮南子》，又名《淮南鸿烈》《刘安子》，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的一部论文集。在《淮南子·要略》中说：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”这表明墨翟本人早年学的是儒术，后来才“背周道而用夏政”的，此被后世史学家视为考定墨翟早年生活的实证。



是什么促使您决心走上背离“儒道”的别途呢？



尧像



舜像

墨子：答案只能从我的生活历程中寻找。学术是一个人生活观和生命观的写照。我的“贱民”身份和我的“墨者”阅历，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不能容忍儒者那一套做法。“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”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）劳作者讲究的是实效，哪顾得了那么繁多的“礼”？贫困者追求的是脱贫致富，哪容得了用厚葬来靡费钱财？再说，对死和葬仪过于重视，必然会损害人的生活，这也是我不能接受的。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得“述禹道”。“禹道”是一个总的提法，它表现为朴实、勤奋、不拘礼节、不浪费财物，实际上也就是尧、舜、禹共通之道。

《宋人伐木》（选自明彩绘绢本《圣迹之图》）

图说孔子去曹国路经宋国，在大树底下给弟子讲课。宋国司马桓魋想加害孔子，令属下伐掉大树。弟子们劝孔子赶快离开，孔子说：“上天把德行赋予我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？”事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儒墨也有诸多共通之处，墨子更是长途跋涉，不倦出行。有学者说，看了《宋人伐木》图，让人想到墨子出行的诸多艰辛。





禹像

上面说到“述禹道”，本质上就是述尧、舜、禹之道，难道尧、舜、禹这些古圣人都与“墨子”这个称呼有关联吗？

墨子：太有关联了。我敢说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人们心目中的古圣人尧、舜、禹，全都是面目黧黑的“墨子”。尧就是个制陶的能手，因此号为“陶唐”，他还带领大家制定历法，治理洪水，视察四方，是个地道的“墨子”。舜耕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，做杂器于寿丘。“舜黥黑”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），“黥”通“霉”，就是脸上长满了疮斑、布满了伤痕，而且黑苍苍的。可见，舜是个标准的“墨子”。至于我重点学习的禹，更是以黑闻名的。禹是一个“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”（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）的人，整天整年地被风吹雨打日晒，不只脸黑，怕是周身体肤都黑了吧！

我学了“禹道”“夏道”以后，对“墨子”这一称号的想法就很不一样了。别人称我为墨子，我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墨子又怎么样？尧、舜、禹这些圣人，都是墨子呢！呼我为墨子，反倒是我莫大的光荣呢！



大禹治水雕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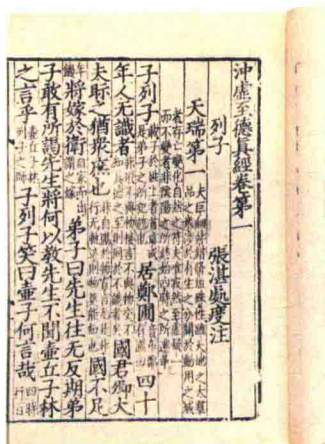
您上面所说的这些,使我们想起了清人周亮工在《因树屋书影》中说的,您是“以墨为荣”,又“以墨为道”,“墨”中有“夏道”,有“禹道”,是不是这样?

墨子:“墨”中不仅有“夏道”,有“禹道”,更重要的是有“人道”。我在《墨子》一书中一再提到,世上那些“富贵者”,那些“王公大人”,虽说是“面目美好者”(《尚贤下》),但心地并不见得“美好”。所谓“面目美好”云云,主要是指这些人面皮白皙、娇嫩,可他们的心往往是黑的。单有一副“美好”的面容有什么用?而我们的劳苦大众,尤其是那些贤人、圣人,必然“面目陷阨,颜色黧黑”(《节葬下》)。我称之为“民有黧黑之色”(《兼爱中》)。可是,他们的心是热的,其内心境界是美好的。可见,我承认自己是“墨子”,就是承认自己是站在“颜色黧黑”的百姓一边,坚持的不仅是“夏道”,也不仅是“禹道”,从根本上说,是人之道、平民之道。



列子像及《列子》书影

列子,战国前期思想家,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。他认为墨子崇尚“禹道”。《列子·杨朱》中说:“禽子曰:‘以吾言问大禹、墨翟,则吾言当矣。’”这里是把大禹与墨翟并列着说的。



《墨子·节葬》书影

很显然,《节葬》一文,是为“不食而为饥,薄衣而为寒,使面目陷阨,颜色黧黑,耳目不聪明,手足不劲强”的劳苦民众而作的。